

读史碎金注

讀史碎金註卷之四十八

肅州胡文炳虎臣編輯

真宗

名恆太宗第三子也母元德李皇后夢以裙承

文成天字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於宮中比就學受經一覽成誦初名德昌始封韓王改名元休繼封襄王改名元侃立為皇太子改名恆在位二十五

年改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

○大中祥符五

契丹開泰元

天禧五

契丹太平元

呂端捲簾趙及揭榜宗道不欺夷簡無廷

先是太宗不豫呂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皇

讀史碎金註

卷四十八

宋真宗

一

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
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
太子至福甯殿既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
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繼動
等貶流有差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
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阼稍峻特令梓人爲
納陛咸平三年端疾篤帝親視之端不能興撫慰甚至
卒贈司空諡正惠。趙及字希之良鄉人父的事契丹
爲蔚州靈邱令雍熙中王師北征乃歸授偃師令因家
焉及登進士爲磁州軍事推官累遷員外郎薦爲殿中
侍御史劾正夏守恩獄內侍岑守中用賄撓法之罪遷
侍御史論夏守贊經略西鄙無功不可復樞府遷兵部
員外郎京東轉運按察使劾知萊州張周物貪暴貶竄
外兼侍御史知雜事數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內銓缺至
卽榜之吏不得匿以爲市自此相沿爲例遷戶部副使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調海鹽令縣東南
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
人號魯公浦天禧元年召爲右正言宗道風聞多所論
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
納諫之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

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宗道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上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上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爲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筭擢提兩浙刑獄遷尙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於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眞宗曰觀卿奏有爲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王均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旣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均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

置龍圖閣作鴻慶宮田錫李絳謝泌姚崇

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

一閣。國初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爲應天府。至是，建爲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神像。○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田錫、應詔錫常奏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展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擢右諫議大夫。錫居諫署，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直言時政得失，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知虢州謝泌上疏曰：「臣竊思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致太平耳。乃錄唐姚崇、太平十事以獻，謂陛下自臨大寶，邊不加兵，西北肅然，民安歲登，太平之象復何遠哉？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來直言，斯皆致太平之術。又豈讓於開元之治也哉？」臣又聞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者，必倚老成之人。如成康刑措，由任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明皇太平，亦資姚宋。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胥奔走之吏可當其

任也惟陛下察往古用賢致治之道則賢者亦必盡忠
竭力以輔成太平之治矣咸平五年同知貢舉復知銀
臺司出爲兩浙轉運徙知福州民懷其愛
刻石以紀去思轉兵部郎中復知審官院

劉斌報父侯義慰母方綱賑民陳越箴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
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
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而詣吏自陳具
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侯義應天
楚邱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
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
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母卒義力自辦
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
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間瓜異帶木
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
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方綱池州青陽人
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
出稻五千筭振貸貧民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
禧中侍御史韓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稅籍錢四百

南齊書卷之八
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
假望蠲其戶雜科詔從之○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
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少好學精歷代史
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侍郎郭贊薦舉賢良方正遷
著作佐郎直史館判登聞鼓院預修冊府元龜與陳從
易劉筠尤為勤職兄咸亦與選賜同三傳出身真宗憫
其俸薄並命月增錢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
為工自是兩府賤奏多命草之勳貴家以銘誌請者甚
衆遷太常丞羣牧判官祀汾陰擢左正言越性耿概任
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第
音闌
籬屬

李瀆賣馬蔡齊給騶何保馴兔祁暉擾烏

李瀆字長源河南洛陽人純澹好古博覽經史不求仕
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
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
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前後州將皆厚遇之
王且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
為宗人借憇於廐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

舉進士第一○蔡齊字子思萊州膠人儀狀俊偉舉止端重
七駟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駟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
判兗州至著作郎○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有至行母卒
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羣鳥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
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祁
暉字坦之萊州膠水人舉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
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於州城之南暉就墳側構
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鳥白兔馴
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表賜帛三十匹粟三
千石令長吏
每月存問

善敏割股天祐舐目若谷檢茶馬池市竹

周善敏益州雙流人喪父廬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
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賜以粟帛存慰之○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
之疾愈又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餘
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府陳堯
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李若谷字子淵徐
賈也卒金主

州豐人登進士補長社尉州葺兵營課民輸木吏多苛
苦輸者欲以取賕若谷爲程置庭中別其長短大小使
民自輸改大理丞知宜興官市置籍勾檢湖洑茶稅舊
例茶惡者沒官若谷許民轉貿以償其數民甚便之徙
知陝州盜聚青灰山遣牙吏招降之改梓州○司馬池
字和中夏縣人溫公光父也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
諸父而自力讀書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
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
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
號慟而歸後中第授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
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
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爲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旣而輸竹
先諸縣盛度薦於朝廷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
羣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
進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尙多不先輸
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
而諸負者皆入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

台符流雨延昭灌冰廷召言忿保裔氣增

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士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
黃山樓記士友稱之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累遷秘書
丞上言北邊爲梗自古所有歷代經營未爲無策我大
祖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大省戍邊
之卒不興出塞之兵深得制禦之道太宗平晉之後因
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厭亂自茲以來復爲
備禦屯士馬益將帥輓芻粟委金帛給賞賜不可勝數
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宜赦既往之罪修鄰國之好
擇文武才畧辨說之士往告諭之彼必歡悅慕義遣使
朝貢因與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
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和好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
鄙是一舉而兩得也時論譴之會早求直言台符上書
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
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
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
有智者不能爲計矣○楊延昭本名延朗後改焉并州
太原人代州刺史業子也幼沈默寡言爲兒時多戲爲
軍陣業曰此兒類我每征行必以從太平興國中補供
奉官業攻應朔延昭爲先鋒戰朔州城下流矢貫臂鬪
益急咸平二年冬契丹擾邊延昭時在遂城城小無備

衆情危懼延昭集衆登城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
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徙高陽關副都部署
延昭智勇善戰所得奉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
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陣
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爲用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
之曰爲楊六郎時魏能守安肅軍延昭守廣信軍二軍
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虜退出境延昭追躡
轉戰未嘗敗衄時人目二軍曰銅梁門鐵遂城梁門安
肅軍治遂城廣信軍治也○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掠
祁趙邢洺州時真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
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
間遣使督潛出兵會擊潛不聽范延昭忿詬曰公恒
怯乃不如一嫗鈴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
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
康保裔保裔卽領兵赴之康保裔洛陽人父再遇爲龍
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死於兵保裔在周屢立戰功
及再遇陣沒詔以保裔代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
攻河南之廣陽獲千餘人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
衛馬軍都虞候及契丹寇瀛州范延昭求救於保裔會
暮約詰旦合戰而廷召爲敵所牽遂失期遲明敵圍保

裔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焉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爲東京留守命王超督先鋒示以戰圖遂次大名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於莫州斬首萬餘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帝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羣臣請誅潛詔削官長流房州

許均追亡王超逐北昭壽閱兵紹榮罵賊

車駕將巡澶淵召永興軍部署許均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至河陽召赴行在時王長壽者本亡命卒有勇力多計慮聚徒百餘是春抵陳留剽劫縣民捕之不獲會契丹南侵夾河民庶驚擾長壽結黨愈衆人皆患之均至胙城長壽與其徒五千餘人入縣抄掠均部下徒兵楊袒與鬪均以方略誘之生擒長壽斬獲惡黨皆盡上以方禦敵未欲因捕賊獎均但賞均部下卒被傷者賜帛遷級焉明年追敘前勞擢爲本州團練使○王超趙州人弱冠長七尺餘太宗升京召置麾下及卽位累遷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

都虞侯真宗嗣位以翊戴功加檢校太傅領天平軍節度咸平二年秋大閱禁兵二十萬於東郊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上御戎幄觀之面賜褒獎從幸大名與都虞侯張進並爲先鋒都大點檢傳潛逗撓得罪以超爲馬步軍都虞侯鎮州行營都部署又帥鎮定高陽關三路契丹入邊與戰於遂城西俘馘二萬計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手詔褒美拜崇信軍節度使徙知河陽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贈魯國公諡武康超爲將善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卽命筆罰超以爲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鬪○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是歲車駕幸河朔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州牛冕大閱於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弊不
等均衆因是慙憤益州知州與鈐轄二廨並禁旅爲牙隊歲除冕以酒肴犒部士而昭壽旣驕恣復肆侵虐冕亦寬弛無政故正月朔旦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縉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尙未有主或欲奉紹榮爲帥者紹

榮攝弓矢罵曰我燕人也比棄鄉土來歸本朝豈能與汝同逆汝亟殺我我肯負朝廷哉衆未敢動監軍王澤與均適至乃謂均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之均既往叛卒卽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屬稱設貢舉以張鎡爲謀主鎡本名美太原舊卒後爲神衛小校嘗歷戰陣粗習陰陽以熒惑同惡故勸均爲亂

懷忠再捷有終力攻石普屯北張煦主東

益州戍兵作亂推王均爲首詔以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時知蜀州供奉官閤門祇候楊懷忠聞王均之變卽調鄉丁會十一路巡檢兵刻期進討蜀民不從賊者相率抗禦儕伍謂之清壇衆擇清壇之魁七十餘人悉補巡檢將懷忠率衆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時均尙留劍門與賊將魯麻胡陣於江瀆廟前自晨至晡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退還所部懷忠部下多李順舊黨頗貪剽劫故敗績焉懷忠移文嘉眉七州調軍士丁男來會二月再攻益州時均方遣逆黨趙延順攻邛蜀懷忠逆

與之戰賊稍退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麾兵由子城南門
直入賊兵出通遠門與懷忠戰數合會暮懷忠復退軍
筏橋背水列陣砦櫓木橋南以扞邛蜀之路賊故不復
能南略自清水埧溫江金馬三道來攻櫓木砦出官軍
後焚江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路分兵以抗之斬
首五百餘級驅其餘衆入淠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賊
至益州南十五里砦於鷄鳴原以候王師均亦閉城都
北門以自固是月有終等至令石普先與綿漢都巡檢
張思鈞收復漢州進壁升僊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一日均開城僞爲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率兵徑入
官軍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床榻於路口
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退保漢州益
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分騎追殺或囚繫之
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脇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爲兵先刺
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
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賊由升僊
橋分路來寇併軍於東偏有終率兵逆擊大敗之殺千
餘人奪其繳蓋金槍等物均單騎還城懷忠又分所部
砦於合水尾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篋籬以拒之賊自升
僊之敗徹橋塞門官軍進至清遠江爲梁而度有終與

石普屯於城北門之西依壕爲土山分設鹿角又得舊
草場造梯衝洞車攻具普專主之分遣將校攻城三面
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
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
賊由是稍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
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北成賊攢戟於前無敢
分主洞屋而前普穴城爲暗門門成賊攢戟於前無敢
進者有二卒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却
遂入城均與其黨三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由
廣都略陵榮趣富順監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初
有終遣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
爲後援均至富順其將校以筏度江趨戎瀘蠻境聞懷
忠追騎將至均心易之謂其黨曰東降懷忠令其衆負
擔以行懷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衆在後
者邀戰懷忠遣騎士歷高原覘賊且語其左右曰縱賊
度江後悔無及聞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
陣擊之餘黨散走有拏舟將度江而遁者懷忠合強弩
射之溺死甚衆懷忠張旗鳴聲入城均方在監署中其
衆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詣懷忠獲
僭僞法物旌旗甲馬甚衆禽其黨六千餘人逆徒殲焉

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之衆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
於北市賊既平有終加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石普爲
益州團練使懷忠爲供備庫副使是役也懷忠之功居
最爲石普所忌朝廷微聞之遣寄班安守忠按視戰所
盡得其功狀以故懷忠復遷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張
煦字輔陽開封人開寶末補府中牙職雍熙二年自陳
太宗尹京嘗事左右命爲殿前承旨又改內殿崇班鎮
定邢趙山西土門路都巡檢使契丹騎兵剽境上煦以
所部斬首數十走之葛霸周瑩李繼宣稱其幹舉有詔
嘉獎咸平中王均亂蜀以煦爲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
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東砦焚其郭及樓堞均突
圍而遁賊平以功就遷正使徙益州都監與知州宋太
初同擬總本路諸軍事有戰艦卒將謀擾動煦即日斬
之又爲邠甯環慶路鈐轄兼巡檢安撫都監累躡寇入
賊中掩殺甚衆有詔嘉獎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鎮
至柔遠川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
甚衆清遠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謂凝曰
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爲敵所
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
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